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五

中華書局
936
21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犇來聘己丑及郤犇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犇來聘且涖盟

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
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
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驪來
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
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
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
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夏季

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
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
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齊以
脩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
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
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

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
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
人既許晉糴蒺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
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
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顛盟晉侯于
河東晉卻犇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
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
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經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
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傳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
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
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
恤蓄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
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雍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

卷和卷十三
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
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
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泣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
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
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賦
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
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

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
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
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
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
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
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
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
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
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
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
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
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
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經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至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
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
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
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
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
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
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
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惰
弃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勦力同心申之以

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
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
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
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擗甲冑跋履山
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
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
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

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
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穀地奸絕我
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
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
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
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
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

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
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
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
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
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

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暋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卻

毅御戎欒鍼爲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駟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

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

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
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
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
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
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
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
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
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

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
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九月僑如以夫人婦
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
敬妣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
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
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

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

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棠。

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

春秋卷十三
十一
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子
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
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
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
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藥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
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
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

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
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
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
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
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
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

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澁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

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偏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棠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夏四月辛未滕子

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子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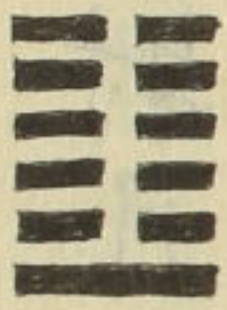
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

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厯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

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

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

蹶合而加蹶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蹶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

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曰南國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
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
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
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
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
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
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

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
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識
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
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
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
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
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諫輅之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
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弋
中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
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
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
茂藥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
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
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
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
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
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

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墮師徒者而亦
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
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
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
出于壞墮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
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
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
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

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犢，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郤犢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口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

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

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卻驪曰魯之有季孟猶
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幾從晉矣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幾也而事晉幾
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
人執季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
季孫于晉卻驪曰苟去仲孫幾而止季孫行父吾
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

去幾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
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
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
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卻驪曰吾為子請邑
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
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
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

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
忘其君若虛其請是弃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
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二月季孫及郤犇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
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
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聞於卿晉侯使郤
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
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
可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
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
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

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有二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犛
郤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
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
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
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

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
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
可乎

經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
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
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
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

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十有二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
卻至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
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爲
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
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

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
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
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
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齊侯使崔杼爲大夫
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
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
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

清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

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

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黜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藥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藥書中行

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歆也？」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鰲，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弑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息士

魋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魋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

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蔣
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
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
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使
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
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公如晉朝嗣君也夏六月鄭伯侵宋
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
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
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
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
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
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聞

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

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春秋卷第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經傳集解襄元第十四

杜氏 盡九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

營來聘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

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

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楚殺
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
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
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
美楨以自爲襯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
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

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
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
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鄭成
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
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
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
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

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徧鄭知武子曰善郕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

成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徧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其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

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郟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

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

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
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
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
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
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
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
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
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如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
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
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
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郕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
固事君無失官命郕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
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晉侯許之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
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

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弃陳也
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
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
尤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
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

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

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臧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騷魯於是乎始騷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冬成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傳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

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

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

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
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
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
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

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
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
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鄆鄆恃賂也冬穆叔如邾
聘且脩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
如晉見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
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
堙之環城傅於塚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
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

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邠。高厚崔杼定其田。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

卒于鄆。陳侯逃歸。

傳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且其不從也。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

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楚子囊圍陳會于鄒以救之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

會于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鄒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

邾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

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北

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

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
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
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
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做
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
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
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

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
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
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
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負對
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即
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
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
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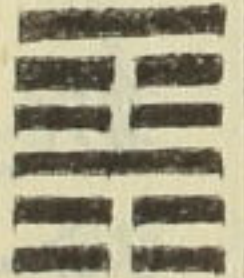
誰敢哉今辟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經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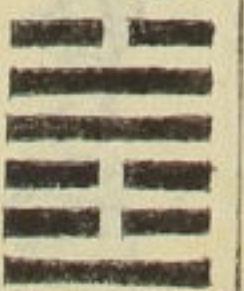
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梲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郇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做宮二師命四

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
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
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
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
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
也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于東宮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



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
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
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
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
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
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
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
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
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
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

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
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
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
齊崔杼宋皇郈從荀罃士匄門于鄆門衛北宮括
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
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
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

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
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
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
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薑公孫舍之及其

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
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
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
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
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

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

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

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
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
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
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
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
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
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賓以特牲器
不能與爭

春秋卷第十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經傳集解 襄二十五年

杜氏 盡十五年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戍
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
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
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
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
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營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

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
縣門發邾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
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
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
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營曰水潦將降懼不能
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

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臼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

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臼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臼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

為右生秦不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

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春秋卷十五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

春秋卷十五
五

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
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
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
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
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
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
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

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
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
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
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
其執政之三士乎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
東鄙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
於滕己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春秋卷十五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
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
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
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
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
盡為臣不然不舎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
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
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
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
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成
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

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敞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蕝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弭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

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

及其罇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之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

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

之廟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
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
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
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
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公如晉朝且拜士魴
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
人寧禮也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秋九月庚辰楚
子審卒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夏
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
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綿上
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
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
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

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

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寔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

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霄大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

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獄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

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晉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菜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

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

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廩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

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

春秋卷十五
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
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
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幣於戚而
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
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
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
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

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
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
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
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
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
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髀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
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
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敵。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

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言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

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

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
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
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
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
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
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

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亘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
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
世昨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
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
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
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
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

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秋八月

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蔣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

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殿尹以靖國人君子
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
無覲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
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
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蒧師慧三
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
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

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
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
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
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
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
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
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人
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

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
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
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春秋卷第十五

